

JINGMEISANWEN

绮梦中的

的

旅程

精美散文

弯弯的小路上空飘荡着你我的欢歌，
青春的小溪里倒映着你我的身影，
绿绿的小树林里洒满了我们的笑语，
在同一片蓝天下，
你我天天敞开心……

新疆人民出版社

JINGMENGZHONG

绮梦中的

旅程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精美散文 / 刘俊编.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12

ISBN 7-228-07755-5

I. 精... II. 刘... III. 散文 - 作品集 IV. I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9956号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刷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56印张

字数 650千字

版次 2003年4月第1版

印次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28-07755-5/1 · 2774

定 价: 80.00元(全八册)

本册定价: 10.00元



精美散文

弯弯的小路上空飘荡着你我的欢歌，
青春的小溪里倒映着你我的身影，
绿绿的小树林里洒满了我们的笑语，
在同一片蓝天下，
你我天天敞开心……

目 录

1	进 山 东
8	黑 色 圆 舞 曲
12	汨 罗 江 之 祭
19	走 进 纽 约
27	日 本 的 庭 园
30	河 流 的 秘 密
35	车 过 望 成
40	翡 冷 翠 山 居 闲 话
43	羞 女 山
48	海 醉
52	花 开 的 声 音
55	北 游 漫 笔
62	花 潮
66	一 定 去 海 边
74	弗 农 凝 思
82	时 光 堆 积 的 地 方
89	窗
93	丑 石
95	风 流 九 曲 溪
98	音 律 的 魅 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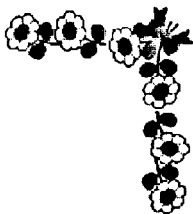
100	残 墙
107	心 中 的 图 画
116	黄 光
125	白 草
131	中 国 之 美
142	大 海 和 吹 拂 着 的 风
146	山 恋
149	大 夏 情 结
159	秋 实 凝 香
179	圣 地 三 女 性
192	一 种 云
194	秋 日 风 景 画
204	父 亲 的 玳 瑁
211	残 雪 断 想
214	失 去 的 森 林
218	珍 珠 鸟

进山东

——贾平凹

第一回进山东。喜
正发生。出潼关沿着黄
河古道走。同车里坐着
几个和尚——和尚使我
们与古代亲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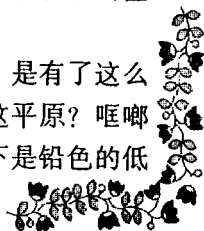
进山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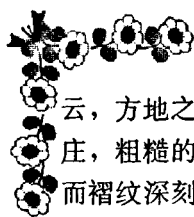
贾平凹

第一回进山东，春正发生，出潼关沿着黄河古道走，同车里坐着几个和尚——和尚使我们与古代亲近——恍惚里，春秋战国的风云依然演义，我这是去了鲁国之境了。鲁国的土地果然肥沃，人物果然礼仪，狼虎的秦人能被接纳吗？深沉的胡琴从那一簇蓝瓦黄墙的村庄里传来，音韵绵长，和那一条并不知名的河，在暮色苍茫里蜿蜒而来又蜿蜒而去，弥漫着，如麦田上浓得化也化不开的雾气，我听见了在泗水岸上，有了“逝者如斯夫”的声音，从孔子一直说到了现在。

我的祖先，那个秦嬴政，在他的生前是曾经焚书坑儒过的，但居山高为秦城，秦城已坏，凿池深为秦坑，自坑其国，江海可以枯竭，乾坤可以倾侧，惟斯文用之不息，如今，他的后人如我者，却千里迢迢来拜孔子了。其实，秦嬴政在统一天下后也是来过鲁国旧地，他在泰山上祀天、封禅是帝王们的举动，我来山东，除了拜孔，当然也得去登泰山，只是祈求上天给我以艺术上的想象和力量。接待我的济宁市的朋友，说：哈，你终于来了！我是来了，孔门弟子三千，我算不算三千〇一呢？我没有给伟大的先师带一束干肉，当年的苏轼可以唱“执瓢从之，忽焉在后”，我带来的惟是一颗头颅，在孔子的墓前叩一个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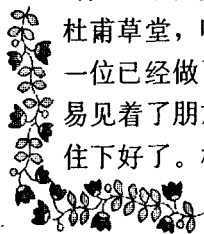
一出潼关，地倾东南，风沙于后，黄河在前，是有了这么广大的平原才使黄河远去，还是有了黄河才有了这平原？咣啷咣啷的车轮整整响了一夜，天明看车外，圆天之下是铅色的低





云，方地之上是深绿的麦田，哪里有紫白色的桐花哪里就有村庄，粗糙的土坯院墙，砖雕的门楼，脚步迟缓的有着黑红颜色而皱纹深刻的后脖的农民，和那叫声依然如豹的走狗——山东的风光竟与陕西关中如此相似！这种惊奇使我必然思想，为什么山东能产生孔子呢？那年去新疆，爱上了吃新疆的馕，怀里揣着一块在沙漠上走了一天，遇见一条河水了，蹲下来洗脸，猛地将馕抛向河的上游，开始洗脸，洗毕时馕已顺水而至，捡起泡软了的馕就水而吃，那时我歌颂过这种食品，正是吃这种食品产生了包括穆罕默德在内的多少伟人！而山东也是吃大饼的，葱卷大饼，也就产生了孔子这样的圣人吗？古书上也讲，泰山在中原独高，所以生孔子。圣人或许是吃简单的粗糙的食品而出的，但孔子的一部《论语》能治天下，儒家的文化何以又能在这里产生呢，望着这么大的平原，我醒悟到平原里黄天厚土，它深沉博大，它平坦辽阔，它正规，它也保守而滞板，儒文化是大平原的产物，大平原只能产生儒文化。那么，老庄的哲学呢，就产生于山地和沼泽吧。

在曲阜，我已经无法觅寻到孔子当年真正生活过的环境，如今以孔庙孔府孔林组合的这个城市，看到的是历朝历代皇帝营造起来的孔家的赫然大势。一个文人，身后能达到如此的豪华气派，在整个地球上怕再也没有第二个了。这是文人的骄傲。但看看孔子的身世，他的生前凄凄惶惶的形状，又让我们文人感到了一份心酸。司马迁是这样的，曹雪芹也是这样，文人都是与富贵无缘，都是生前得不到公正的。在济宁，意外地得知，李白竟也是在济宁住过了二十余年啊！遥想在四川参观杜甫草堂，听那里人在说，流离失所的杜甫到成都去拜会他的一位已经做了大官的昔日朋友，门子却怎么也不传禀，好不容易见着了朋友，朋友正宴请上司，只是冷冷地让他先去客栈里住下好了。杜甫蒙受羞辱，就出城到郊外，仰躺在田埂上对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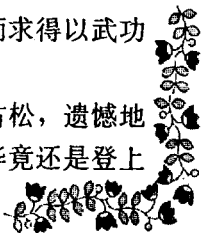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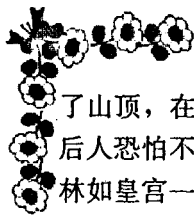
浩叹。尊诗圣的是因为需要诗圣，做诗圣的只能贫困潦倒。我是多么崇拜英雄豪杰呀，但英雄豪杰辈出的时代斯文是扫地的。孔庙里，我并不感兴趣那些大大小小的皇帝为孔子竖立的石碑，独对那面藏书墙钟情，孔老夫子当周之衰则否，属鲁之乱则晦，及秦之暴则废，遇汉之王则兴，乾坤不可以久否，日月不可以久晦，文籍不可以久废啊！

当我立于藏书墙下留影拍照时，我吟诵的是米芾的赞词：“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无孔子；孔子以后，更无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出得孔府，回首看府门上的对联，一边有富贵二字，将富字写成“冨”，一边有文章二字，将章字写成“章”。据说“富”字没一点，意在富贵不可封顶，“章”字出头，意在文章可以通天。唏，这只是孔门后代的得意。衍圣公也是一代一代的，正如现在一些文化名人的纪念馆，遗孀或子女大都能当个纪念馆长一样的。做人是不是伟大的人，生前姑且不论，死后能福及子孙后代和国人的就是伟大的人。孔子是这样，秦嬴是这样，毛泽东也是这样，看着繁荣富裕的曲阜，我就想到了秦兵马俑所在地临潼的热闹。

在孔庙里我睁大眼睛察看圣迹图，中国最早的这组石刻连环画，孔子的相貌并不俊美，头凹脸阔，豁牙露齿。因父亲与一个年龄相差数十岁的女子结婚，他被称为野合所生，身世的不合俗理和相貌的丑陋，以及生存困窘，造就了千古素王。而秦嬴政呢，竟也是野合所得。有意思的是秦嬴政做了始皇，焚书坑儒，却也能到泰山封禅，他到了这里，不知对孔子作何感想？他登泰山而天降大雨，想没想到过因泰山而有了孔子，也可以说因了孔子而有了泰山，在泰山上他能祀天而求得以武功得天下又以武功能守天下吗？

我在泰山上觅寻我的祖先遇雨而避的山崖和古松，遗憾地没有找到这个景点。听导游的人解说，我的祖先毕竟还是登上





绮梦中的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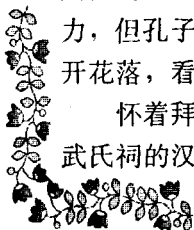
了山顶，在那里燃起熊熊大火与天接通，天给了他什么昭示，后人恐怕不可得知，而事实是秦亡后就在泰山之下孔庙孔府孔林如皇宫一样矗起而千万年里香火不绝。孔子就是五岳独尊的泰山吗？泰山就是永远的孔子吗？登泰山者，人多如蚁，而几多人真正配得上登泰山呢？我站在北拱石下向北面的峰头上看，我许下了我的宏愿，如果我有完成夙命的能力和机会，我就要在那个峰头上造一个大庙的。我抚摸着北拱石，我以为这块石头是高贵的，坚强的，是一个阳具，是一个拳头，是一个冲天的惊叹号。

古人讲：登泰山而一览众山小。周围的山确实是小的，小的不仅仅是周围的山，也小的是天下。我这时是懂得了当年孔子登山时的心境，也知道了他之所以惶惶如丧家之犬一样到处游说的那一份自信的。

我带回了一块石头，泰山上的石头。过去的皇亲自以为他们是天之骄子，一旦登基了就来泰山封禅的，但有的定都地远，他们可以来泰山祀天，也可以在自家门前筑一个土丘作为泰山来祀，而我只带回一块石头——泰山石是敢当的——泰山就永远属于我，给我拔地通天的信仰了。

进山东的时候，我是带了一批《土门》要参加签名售书活动的，在济宁城里搞了一场，书店的人又动员我能再到曲阜搞一次，我断然拒绝了。孔子门前怎能卖书呢？我带的是《土门》，我要上泰山登天门，奠地了还要祀天啊！我站在山顶的一节石阶上往天边看去，据说孔子当年就站在这儿，能看到苏州城门洞口的人物，可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是没有孔子的好眼力，但孔子教育了我放开了眼量，我需要一副好的眼力去看花开花落，看云聚云散，看透尘世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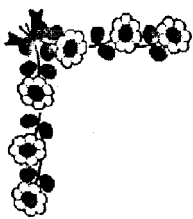
怀着拜孔子、登泰山的愿望进山东，额外地在济宁参观了武氏祠的汉画像石，多么惊天动地的艺术！数百块的石刻中，





令我惊异的是最多的画像竟是孔子见老子图。中国最伟大的会见，历史的瞬间凝固在天地间动人的一幕，年轻的孔子恭敬地站在那里，大袖筒中伸出两只雁头，这是他要送给老子的见面礼。孔子身后是颜回等二十人，四人手捧简册，而子路头有雄鸡，可能是子路生性喜辩爱斗的吧。这次会见，两人具体说了些什么，史料没有详载，民间也甚不传说，而礼仪之邦的芸芸众生却津津乐道，于此不疲，以至于这么多的石刻图案。老子在西，孔子在东，孔子能如此地去见老子，但孔子生前为什么竟不去秦呢？这个问题我站在泰山顶上了还在追问自己，仍是究竟不出，孔子在说登泰山而赋，我要赋什么呢，我要赋的就只有这一腔疑惑和惆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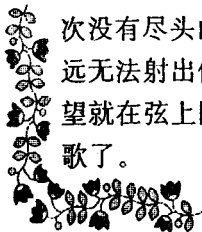
黑色圆舞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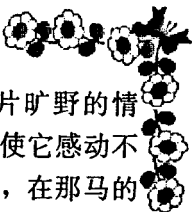
(藏族) 野鹰

每一次看见鹰都是在白天，它不是独独地蹲在那里，就是高高地翱翔在天空。

独独蹲在那里时，它总是歪着脑袋，两眼发光，就像一个陷入沉思的哲人；而在飞翔时，它又总是一开始飞得很低很低，就像一支低低吹奏的乐曲，然后才一圈一圈地盘旋着飞越高，越飞越远，渐渐地就只剩下一只黑点，随后好像就那么融入了天空。望着它那么一点点滑入天空，我便有一种梦中跌入无底深渊的感觉。可是在夜里，在有月光或者没有星月的夜里，它又身居何处呢？那无边无际的黑暗与那张开的翅膀连在一起时，它的飞翔是个什么样子？那黑色的夜是它的翅膀呢，还是那翅膀就是那黑色的夜？

想象中的鹰来自遥远的唐古特海边，它从那久远的过去里翩翩而来，大海就在它身后渐渐退隐，渐渐远去。随之出现的就是这无比辽远而宽厚的高原。它苦苦寻找了千年万年也没能找到那曾守望已久的港湾，那高耸的礁石和山岬……一切都自在记忆中了，包括那海之尽头如血的夕阳和那夕阳的光辉里轻柔滑翔的同类——那是否就是它的恋人？思念的感觉就从那一刻起在日复一日的跋涉中与日俱增，爱就从那一刻起变成了一次没有尽头的苦旅，憎恨与愤怒也就从那一刻起变成了一支永远无法射出但却一直搭在弦上的箭。但是一切都无所谓了，绝望就在弦上随一阵震颤将它的涟漪随意吹奏成了惬意欢乐的颂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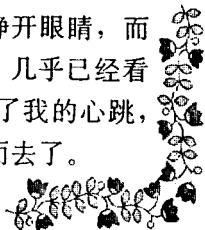




那天，它偶尔发现了那匹黑色的骏马飞越那片旷野的情景，黑骏马纵情奔腾时在大地之上敲响的那种声音使它感动不已。于是它便心血来潮，腾空而起，展开它的巨翅，在那马的上空亦驰骋如斯。阳光下泛着黑色光焰的马背如梦中鱼令它心荡神摇，它便以它的羽翼在那马背上飘下一片身影如一盘坐鞍。于是在天地之间两匹黑色的精灵便勾勒出一支生命的绝唱。

有一幅名叫《拿破仑在圣·海伦娜岛上》的油画，它是我所看到过的油画中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了。拿破仑双手叉腰，两腿略略分开，披头散发地站在那海岛边的悬崖上，天空压得很低，夕阳下的大海波浪翻滚，远远地，在光影交汇处，一只鹰低地飞。那人与鹰在孤苦之中遥遥相望相伴，这情景会使你听见《命运交响曲》开始时那悲壮有力的敲门声。其实拿破仑就是那只鹰，那只鹰就是拿破仑。

我第一次那么专注地凝望一只鹰，是在巴颜喀拉山麓的一个山坡上。夏天的阳光下，我躺在那里望着蓝天和白云。突然，一只鹰盘旋着进入我的视野。或许它一直就在那里盘旋着，只是飞得太高太远，我没有发现而已。它那么一圈一圈地用整个身子在天空里划出一个又一个黑色的圆，一个圆划完了划另一个圆时，前面的那个圆就已经看不见了。它越飞越低了，甚至我已感觉到它的翅膀带起的风声了。它肯定以为我已经死了。我便暗自窃笑，便闭上眼睛，想象它会猛地扑将下来，用那利爪撕裂我的胸口，用那巨嘴啄食我的血肉。而它飞舞着划成的一个个黑色的圆好像已布满了整个天空，如天网般一点点接近地面，一种恐惧便随之而来。我猛地睁开眼睛，而此时它却已经远去，已经盘旋着高高地飞入苍穹，几乎已经看不见了。它肯定在飞近我的胸口的一瞬里，听见了我的心跳，窥见了我的阴谋。它被一种阴谋激怒之后就径自而去了。



我捡到了一根鹰的羽毛。那羽毛根粗如指，毛长若鬃，举在手中便如一面猎猎飘展的旗帜。在离捡到那根羽毛不远的地方，有一堆鹰的羽毛和残骸，骨头上留有血迹。这是一只鹰的死亡之地。不知道它怎么会死，但我能想见那死亡的场面一定非常悲壮。它肯定是在被什么东西击伤坠地之后，又遇到了别的什么猛兽异兽，而后就是一场血肉飞溅、惊心动魄的搏斗……直到死亡它肯定都在做着振翅欲飞的努力。在死亡来临的那一刻，它肯定梦见了一对如天巨翅笼罩了整个大地，成为天地间惟一的主宰。

其实，没有人真正见过鹰之死亡。鹰之死始终是天地间的一个谜。一位苦行僧曾这样告诉我，鹰是不会死的，当它老了，飞不动了，快要死了，就会飞到天上。不几天，在它曾经翱翔过的那一片天空里又会有一只鹰在飞翔。你分不清那是原来的那只鹰呢，还是它的化身？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鹰的永生地，每一只行将死亡的鹰，只要一飞进那片领地，便会脱胎换骨，会新生，便会重新展翅高飞。那也许就是生的最高境界吧。

我总觉着信佛的藏民族之所以对亡人举行天葬是受了鹰的启示。生即死，死即生。鹰的生命过程就是一句暗藏禅机的佛语，就是超脱了生死轮回的灵魂漫步。

那年夏天，我参加过一个陌生人的葬礼。我是去膜拜那些鹰的。它们是草原牧人心中的天使。一座白塔耸立山岗，在一道道经幡的簇拥下，状若含苞欲放的白莲。塔边，几个僧侣用柏枝煨放的桑烟已袅袅飘远，用鹰笛吹奏的一支嘹亮的曲子好像穿过了层层岩石和悠悠岁月，已鸣响成惟一的声音了。古老悲怆的葬礼已经开始。循声遥望，天际里已有几只鹰款款而来。笛声便戛然而止。鹰便缓缓飘落。一个人的尸骨与灵魂便随鹰的翅膀渐渐飘远。飘远之后，鹰又在另一片天空里高旋着



聆听又一次灵魂的召唤。

它总是那么独自飞翔，让大地永远在它的脚下无边无际地延伸，让天空永远在它的翅膀上无始无终地浩荡。倘若你看见几只翔集的群鹰，那肯定是在赶赴一次生命的盛宴。小时候，每次望见几只鹰缓缓高旋时，老人们总说，那里肯定有生命得到了解脱。它们总是这样跳着黑色的舞蹈，为每一个凶残或者悲伤的故事划上一个美丽的句号。让一切就此结束又就此开始，而后又结束，而后又开始。无休无止的结束和开始便就是生命的繁衍与轮回。一切的追逐与膜拜也因此而无始无终，只有因果，而没有谜底。无边无际的牵挂都随风而去又随双翅而至。

